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6, 16(11), 208-21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6.1611542

Hans汉斯

家庭功能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

贾欣婷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0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7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功能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对济南市某高校的199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使用了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心盛量表。研究结果表明：1) 家庭功能、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 家庭功能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还能通过三条间接路径产生影响：一是通过生命意义感的独立中介作用；二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三是通过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认为，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通过塑造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进而增强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最终提升其心理幸福感水平。

关键词

家庭功能，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幸福感，大学生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Roles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Xinting Jia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October 10, 2026; accepted: November 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7, 2026

文章引用: 贾欣婷(2026). 家庭功能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学进展, 16(11),* 208-216.
DOI: 10.12677/ap.2026.1611542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o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o test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s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199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Jinan, China,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the Flourishing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family functioning, meaning in lif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ere a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ne another; 2) family functioning not only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ut also exerted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three pathways: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meaning in life,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rial mediation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 well-functioning family environment may ultimately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y fostering their meaning in life, which in turn strengthens thei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Family Functioning, Meaning in Lif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心理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 Ryff (1989)提出的心理幸福感模型，强调自我接纳、积极人际关系、自主性、环境掌控、个人成长与人生目标六个维度。Diener 等(2010)则从另一路径将心理幸福感操作化为，个体对自身意义感、积极关系、能力感与乐观前景的整体评估，涵盖人际关系、自尊、目标和乐观四个可测维度。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幸福感问题持续受到学界关注。据 2024~2025 年度美国 Healthy Minds Study 对 84,000 余名大学生的追踪数据显示，尽管抑郁与焦虑症状报告率连续三年下降，但以自尊、目的感和乐观为标志的心理幸福感(即“心盛”状态)却从 2024 年的 38%微降至 2025 年的 36%，且超过半数学生仍报告存在孤独感(Eisenberg et al., 2025)。这一“症状减轻但幸福感未同步提升”的现象提示，心理幸福感并非心理病理的反面，而是具有独立发展轨迹的积极心理品质，亟需从促进性视角识别其保护性因素与作用机制。

在众多保护性因素中，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心理幸福感的重要情境因素。家庭功能指家庭系统在情感联结、沟通模式、规则建立及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综合运作效能(Olson, 2000; Skinner et al., 2000)。新近研究进一步证实，良好的家庭功能不仅与个体的积极心理功能存在直接关联，还可通过增强心理韧性、促进情绪调节能力等间接路径发挥保护作用(袁玮玮等，2024)。因此，家庭功能不仅直接塑造着大学生的情绪体验与生活质量，更可能通过激活一系列内在心理资源，成为预防心理问题、促进心理幸福感的关键切入点。然而，家庭功能究竟“如何”以及“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现有研究尚未给出充分回答。

从机制路径来看，家庭功能可能通过塑造个体的内在认知图式与社会资源感知来间接影响心理幸福感。其中，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与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两条重要的潜在路径。生命意义感指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与人生目标的认知觉察与体验(Steger, 2012)，而领悟社会支持则是个体主观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及重要他人的情感与工具性支持(Zimet et al., 1988)。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在大学生群体中密切相关(赵维燕等，2026)，且分别被证实能够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发挥独立的中介效应(雷辉等，2023；王莹滟等，2023)。然而，当二者被同时纳入同一模型时，关于其作用方向存在明显分歧：有研究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是生命意义感的前因变量，即外部支持资源通过满足关系需要来促进内在价值认同(费立教等，2024；Tian et al., 2025)；也有研究指出生命意义感是领悟社会支持的近端预测因子，即清晰的生命目标使个体更易于感知并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张薇薇，张玉柱，2021；张玲玲等，2021)。

上述方向性争议反映出既有研究多将二者视为平行中介，未能充分揭示其可能存在的序列传递关系。从理论逻辑看，在家庭功能影响心理幸福感的过程中，“生命意义感 → 领悟社会支持”的序列可能更具解释力。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Deci & Ryan, 2000)，家庭作为个体关系需要与自主需要得到满足的首要情境，其功能状态首先影响的是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与人生方向的内在认知，即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而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Hobfoll, 1989)进一步指出，当个体拥有充足的内在心理资源(如清晰的生命意义感)时，更具备获取、创造并维护外部资源的能力，从而更易于感知并有效利用来自社会环境中的支持。换言之，生命意义感作为相对内化的认知动机变量，可能先于领悟社会支持这一外化的社会认知变量发挥作用。遗憾的是，目前仍缺乏研究在整合上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系统检验“家庭功能 → 生命意义感 →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幸福感”这一链式路径。

鉴于此，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为整合框架，构建并检验上述链式中介模型，以期从序列机制视角深化对家庭功能影响心理幸福感内在路径的理解。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家庭功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

假设 2：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3：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4：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济南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纸质问卷调查。施测前已说明研究目的并征得知情同意。为控制无关变量，由经过培训的主试按统一流程施测，并通过完整性(关键变量缺失 ＜20%)、逻辑一致性及反应模式筛查无效作答。共回收问卷 226 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规律性作答及存在明显逻辑矛盾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99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1%。样本涵盖大一到大四年级，其中，男生 88 人(44.2%)，女生 111 人(55.8%)。

2.2. 工具

2.2.1.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采用李荣凤等(2013)修订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该量表包含积极沟通、个人自主性、情感表达与交流、问题解决策略、家庭规则与秩序 5 个维度。采用 1~4 分四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

生命意义感量表。采用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C-MLQ)。该量表包含生命意义的领悟(MLQ-P)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MLQ-S) 2 个维度。采用 1~7 分七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采用姜乾金(2001)在 Zimet 等(1988)原始量表基础上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含家庭支持、友人支持、其他支持 3 个维度。采用 1~7 分七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2.2.4. 心盛量表

心盛量表。采用 Diener 等(2010)编制、Tang 等(2016)等修订的心盛量表(Flourishing Scale, FS)。该量表包含人际关系、自尊、目标和乐观 4 个维度。采用 1~7 分七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所有变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析出 10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2.02%，低于 40%的临界标准(Podsakoff et al., 2003)，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与 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1。由表 1 可知，家庭功能、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幸福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for the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1) 家庭功能	3.03	0.48	1			
2) 生命意义感	5.19	1.02	0.32***	1		
3) 领悟社会支持	5.62	1.10	0.44***	0.66***	1	1
4) 心理幸福感	5.59	1.06	0.41***	0.71***	0.66***	9

注：***$P < 0.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以家庭功能为自变量，心理幸福感为因变量，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为链式中介变量。基于 Bootstrap 法，采用 Hayes (2018)编制的 PROCESS 中的模型 6 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 Bootstrap 5000 次重复抽样的方法，分别对 95%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β = 0.41, $P < 0.001$)。在纳入中介变量后，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32, $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 = 0.26, $P < 0.001$)。生命意义感显著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 = 0.57, $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β = 0.48,

$P < 0.001$)。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beta = 0.28, P < 0.001$)。此时，家庭功能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eta = 0.13, P < 0.05$)。

Table 2.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间回归关系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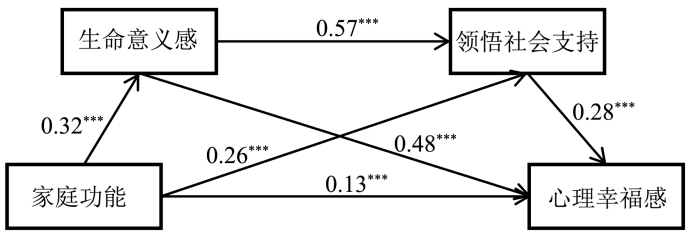
变量	心理幸福感			生命意义感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幸福感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家庭功能	0.41	0.07	6.32***	0.32	0.07	4.75***	0.26	0.05	4.73***	0.13	0.05	2.53*
生命意义感							0.57	0.05	10.64***	0.48	0.06	7.94***
领悟社会支持										0.28	0.06	4.42***
R2	0.17			0.10			0.49			0.59		
F	39.91			22.56			93.54			92.28		

注：*$P < 0.05$，***$P < 0.001$。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 3，图 1)显示：总效应值为 0.41，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总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为 0.13，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家庭功能对心理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为 0.28，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由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组成：家庭功能 → 生命意义感 → 心理幸福感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 1 (效应值为 0.16)；家庭功能 →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幸福感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 2 (效应值为 0.07)；家庭功能 → 生命意义感 →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幸福感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 3 (效应值为 0.05)。以上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均不包含 0 值，表明本研究中的间接效应显著。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表 3. 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	效应值	Boot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41	0.07	0.28	0.54
直接效应	0.13	0.05	0.03	0.23
总间接效应	0.28	0.07	0.16	0.42
间接效应 1	0.16	0.05	0.08	0.25
间接效应 2	0.07	0.04	0.01	0.16
间接效应 3	0.05	0.02	0.01	0.10



注：*$P < 0.05$，***$P < 0.001$。

Figure 1.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meaning in lif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图 1. 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4. 讨论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为整合框架，考察了家庭功能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还可通过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幸福感。上述发现为理解家庭功能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多重路径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显示，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且家庭功能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支持了假设 1。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袁玮玮等，2024；王莹滟等，2023)，表明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首要近端环境，其情感联结、沟通质量与问题解决效能等系统特征对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具有基础性保护作用。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功能良好的家庭能够通过满足个体的关系需要，为其心理幸福感的形成提供支持性情境(Deci & Ryan, 2000)。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家庭功能对心理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1.71%，提示除中介路径外，家庭功能还可能通过其他未被本研究纳入的机制(如情绪调节策略、依恋安全感等)影响心理幸福感，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

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2。家庭功能可能通过促进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进而与其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相关联。从家庭功能的具体维度来看，其一，积极沟通与情感表达与交流维度为个体提供了表达困惑、获得回应与价值确认的通道。在能够自由表达并被倾听、被接纳的家庭氛围中，个体更易形成“自己的存在对他人重要”的积极自我认知，这是生命意义感中“生命意义的领悟”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Lambert et al., 2010)。其二，个人自主性与家庭规则与秩序维度关乎意义感的方向性建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自主支持型的家庭规则能够保护个体的自主需要，使个体在自主选择中逐渐澄清兴趣与价值所在，并将外部要求内化为个人目标；相反，僵化而控制型的规则会阻碍价值内化，使个体产生目标感与意义感的缺失(Deci & Ryan, 2000)。其三，问题解决策略维度通过示范家庭如何共同面对挫折与困境，使个体习得“困难可以被克服”的效能信念，从而维持对人生可控性与目的性的积极评估。换言之，家庭系统中的积极沟通、情感回应与价值引导有助于个体建构稳定的内在价值认同与目标导向，而这种清晰的生命意义感又能够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与存在价值感，从而提升心理幸福感(陈红艳，2022；Steger, 2012)。这一中介路径揭示了家庭功能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内在认知机制，即家庭不仅通过外部资源供给发挥作用，更通过塑造个体的意义系统来促进其心理幸福感。

本研究还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3。家庭功能可以通过提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进而与其心理幸福感产生正向关联。具体而言，家庭功能的各维度可能分别塑造着个体感知外部支持的能力。一方面，家庭中的积极沟通与情感表达为个体提供了“支持是被允许且可获得的”的直接经验。频繁、开放且富有情感回应的互动使个体习得表达需求与主动求助的行为模式，并将其泛化为“当我需要时，总会有人帮助我”的积极预期(Bowlby, 1969)。另一方面，家庭中的规则与秩序所营造的可预测、有结构的家庭环境，为个体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与稳定感，“家是我的后盾”的体验是领悟家庭支持的直接来源；功能良好的家庭通常也更愿意且更有能力为子女搭建与外部社会的连接，从而间接拓展个体的友人支持与其他支持来源。此外，有良好问题解决策略的家庭会通过共同应对困难的家庭实践，让个体反复体验到“遇到问题可以联合他人一起解决”，从而强化其对外部支持可得性的信念(Bowlby, 1969)。这种在家庭互动中形成的积极内部工作模式可能泛化至朋友、同伴及其他社会关系之中(雷辉等，2023)。当个体能够充分领悟到来自外界的支持时，其应对压力的资源库得以扩充，从而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心理幸福感(林国耀等，2021)。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生命意义感与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4。家庭功能可能首先通过促进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形成，进而增强其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

最终共同提升心理幸福感。从理论视角看，该链式顺序符合“内在认知–外在资源”的递进逻辑：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深层的认知动机资源，反映了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确认与人生目标的清晰感知；而领悟社会支持则是个体对外部人际资源的感知与评估，属于相对外化的社会认知变量。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拥有丰富内在心理资源的个体更具备获取、创造并维护外部资源的能力(Hobfoll, 1989)。因此，当家庭功能促使个体形成稳定的意义感时，这种内在资源可能进一步驱动其以更加开放、信任的态度对待社会关系，从而更敏锐地感知并有效利用外部社会支持，最终累积为更高水平的心理幸福感。这一发现也回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二者方向性的争议：尽管部分研究支持“领悟社会支持 → 生命意义感”的路径(费立教等，2024)，但本研究结果与“生命意义感 → 领悟社会支持”的序列假设一致，提示在家庭功能影响心理幸福感的特定情境下，这一序列可能更具解释力。未来研究可通过追踪设计或实验法进一步检验两种方向路径的适用条件。此外，该链式中介模型也提示了消极家庭功能可能通过相反路径与心理幸福感产生关联。在家庭功能失调的情境下，个体可能难以获得价值确认与目标引导，导致生命意义感匮乏；而意义感的缺失又可能削弱其对外部支持的信任与感知，使其在面对压力时陷入资源耗竭的困境，进而降低心理幸福感(张潮等，2021)。这一发现为理解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视角。

基于上述链式中介的发现，本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促进提出以下实践建议。第一，在家庭层面，应推动家庭功能的系统提升而非单一因素干预：高校可通过家长课堂、亲职教育讲座等途径，帮助家长掌握积极倾听与情感回应等沟通技巧，建立清晰而灵活、以自主支持为导向的家庭规则，为子女提供稳定的情感联结与可预测的秩序环境；对功能明显受损的家庭，可通过家校联动进行早期识别，并转介至专业家庭治疗或心理咨询服务。第二，在个体层面，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可依循“生命意义感 → 领悟社会支持”的链条设计分层递进的干预方案：针对意义感缺失的学生，可采用价值澄清、目标设定、表达性书写与生命回顾等以意义为中心的干预技术，帮助其澄清个人价值、建构阶段性目标，从源头补充内在心理资源；针对已具备一定意义感但社会支持感知不足的学生，则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朋辈互助项目与成长导师制等途径，训练其主动求助、情感表达与人际联结技能，提升其对家庭、同伴及师长支持的领悟与利用。第三，在工作机制层面，鉴于链式中介路径的存在，建议高校心理普测与筛查中同步纳入生命意义感与领悟社会支持指标，对低意义感、低支持感的学生实施联合评估与针对性转介，形成“家庭支持–意义建构–社会联结”三位一体的协同促进路径，从而更精准、更高效地提升大学生心理幸福感。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采用横断问卷设计，无法严格推断因果序列，未来可以通过追踪或实验设计加以检验。第二，样本仅来自济南市某高校 199 名大学生，代表性和推广性有限，未来可扩大取样范围。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心理幸福感；

2) 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3) 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4) 生命意义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具体而言，家庭功能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心理幸福感，也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领悟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效应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研究结果提示，提升家庭功能、增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领悟社会支持，有助于促进其心理幸福感。

参考文献

陈红艳(2022).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生命意义和家庭关怀的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0(3),* 321-326.

费立教, 钱璟烨, 林琼芳(2024). 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一个链式中介效应. *心理月刊, 19(10),* 74-78.

姜乾金(200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见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编),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pp. 131-13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雷辉, 朱婷, 刘文俐, 彭申立(2023). 中职学生家庭功能与社交网络成瘾: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18(12),* 71-74.

李荣风, 徐夫真, 纪林芹, 张文新(2013).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的初步修订.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1(7),* 996-1000.

林国耀, 周明慧, 鲍超, 张荣伟(2021).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2),* 30-33.

王鑫强(2013).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 764-767.

王莹滟, 郭成, 王亭月, 彭于珏, 付波(2023). 家庭亲密度对中职生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韧性与生命意义的作用.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5(2),* 12-19.

袁玮玮, 张兴慧, 孟珂冰, 等(2024). 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生命意义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2(4),* 498-502.

张潮, 靳星星, 陈泓逸, 侯文花(2021). 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9(6),* 821-825.

张玲玲, 徐晶, 朱安宏, 谢莉, 李艳玲(2021). 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 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9(5),* 758-761.

张薇薇, 张玉柱(2021). 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 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控制的作用.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50(1),* 82-87.

赵维燕, 张帅, 张慧杰(2026).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济宁医学院学报, 49(1),* 6-10.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Basic Books.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 227-26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Diener, E., Wirtz, D., Tov, W., Kim-Prieto, C., Choi, D., Oishi, S. et al. (2010). New Well-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 143-156.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09-9493-y

Eisenberg, D. et al. (2025). *The Healthy Minds Study: 2024-2025 [Data Report].* Healthy Minds Networ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ayes, A. F. (2018).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2nd ed.). Guilford Press.

Hobfoll, S. E. (1989).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513-524.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4.3.513

Lambert, N. M.,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Fincham, F. D., Hicks, J. A., & Graham, S. M. (2010). Family as a Salient Source of Meaning in Young Adulthood.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5,* 367-376.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10.516616

Olson, D. H. (2000).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 144-167. https://doi.org/10.1111/1467-6427.00144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03.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8.5.879

Ryff, C. D.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1069-108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7.6.1069

Skinner, H., Steinhauer, P., & Sitarenios, G. (2000). Family Assessment Measure (FAM) and 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2,* 190-210. https://doi.org/10.1111/1467-6427.00146

Steger, M. F. (2012). Experiencing Meaning in Life: Optimal Functioning at the Nexus of Well-Being, Psychopathology, and

Spirituality. In P. T. P. Wong (Ed.), *The Human Quest for Meaning* (2nd ed., pp. 165-184). Routledge.

Tang, X., Duan, W., Wang, Z., & Liu, T. (2016).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Flourishing Scal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6,* 591-599. 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14557832

Tian, H. M., Zhou, Y. Q., Chang, X. L., & Wang, Y. F. (2025).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Longitudinal Mediating Roles of Gratitude and Meaning in Life. *BMC Psychology, 13,* Article No. 1217.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5-03541-y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 Farley, G. K.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 30-41.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5201_2